

# 劉湘傳奇 (三)

● 費雲文

## 安川之役擊敗么叔

民國廿一年一月廿八日，日軍又發動淞滬侵略戰爭，我軍奮起抗戰。卅日，國民政府遷洛陽。三月十八日，蔣中正復出就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五月五日，淞滬戰事結束，日軍撤兵。六月，蔣委員長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共總司令」，駐節漢口，三省共軍，漸告肅清。此其間，中央會令川軍出川剿共，劉湘、劉文輝且曾就任「總預備軍」正副司令職。但當劉湘下令王陵基、范紹增兩師積極準備，從重慶乘江輪出川時；在成都的劉文輝部，卻反應冷淡。

七月十五日，入鄂擔任剿共任務的范紹增負傷，初戰失利。劉湘電令王陵基與何成濬會商，重新部署。即以王陵基以代理「長江上游剿共總指揮」名義，指揮川軍，分成兩個縱隊，與共軍賀龍部大戰於荊門東南一帶，獲得決定性勝利，將共軍趕回老巢。

正當川軍剿共積極表現之際，蘊釀已久的劉文輝問題，終於爆發了。劉文輝是個工於心計，野心很大的強人。仗恃他擁有自流井龐大的鹽

務財源，和侄兒劉湘的叔侄情誼，以及與鄧錫侯、田頌堯的保定軍校系統的關係，運用操縱，勢力日大，在他控制下的防區已達八十餘縣，兵力超過一百個團。自始至終，他的目標，就是要消滅劉湘的勢力，惟我獨尊的稱霸四川。從他對派軍出川剿共，陽奉陰違開始，各方謠傳紛紛，引起各軍不安。而劉文輝方面，則以為凡是與他有歧見的川軍，都與劉湘有關。山雨欲來，風聲遠播，中央也很關切，於十月一日，派何應欽、顧孟餘負責處理川事。

何應欽、顧孟餘於十月三日召集川軍各方代表談話，查詢真象，商討設法制止之道。何應欽並與朱培德以私人名義致電劉湘與劉文輝，希望川中各方罷兵，和陸相處。

可是，劉文輝駐在順慶、潼南的軍隊，卻先向駐在武勝的羅澤洲部隊進攻，開啓戰端。接着李家鈺部也捲入其中。但劉文輝惡人先告狀，反而向中央電呈係遭李家鈺、羅澤洲部進犯。請勒令制止。中央乃於十月十一日決定電令劉湘嚴行制止川戰，以杜戰禍。

劉文輝的行動，激起川軍的共憤，於十月十

二日，川中各軍的師旅長，九十個將領（劉文輝的廿四軍除外）聯名通電，提出「治川綱要」十六條。揭稱：「我各軍誓以至誠切實合作，打破防區制度，及前此為狡黠者所操縱的局面」，並謂：「川中歷年擾亂，綱紀蕩然，如有妄冀非分及收買部隊，獎勵逞強者，共同聲討，以正風尚」。其中所謂：「狡黠者之操縱」、「妄冀非分及收買部隊」即係指的劉文輝。

十月十九日，川軍將領唐式遵等再通電公推劉湘為「國民革命軍川康綏靖總司令」，田頌堯、鄧錫侯、楊森為各路總指揮。電文中有云：

「竊省主席兼廿四軍長劉文輝，欲以武力破壞四川統一大計，已於洽電縷陳。劉文輝近更遣將增兵，節節進迫，川東西北一帶，民心恐怖，達於極點，來蘇之望，正若雲霓，情急勢迫，絕非空言所能消弭。式遵等國仇敵愾，志切請纓，謹此公推……並請諸公刻日就職，誓師制止川亂，一面呈請中央速頒明令，將該劉文輝撤職查辦，以懲禍首而奠川局」。

廿四日，劉湘通電各方，以劉文輝擅開兵釁

(三) 奇傳湘劉

，決聯合川中各軍民衆，予以制裁。促其覺悟。  
討劉大戰（又叫安川戰役）開始，劉文輝軍節節敗退，到了十二月下旬，已喪失大部份防區，且已退出成都，被困在井研、仁壽、樂山一帶。勢將徹底失敗，一蹶不振。

可是，另一新的問題又來了，而且相當嚴重：原來盤據在大別山區的共軍「紅四方面軍」徐向前、張國燾部，流竄到川北，於十二月廿五日攻陷通江縣城。

於是，在鄧錫侯、田頌堯的調停下，劉湘下令所部，暫停追擊劉文輝。劉文輝也提出條件：

(一)希望保留四師軍隊，軍餉糧食，由劉湘負責供給。(二)保留總指揮及軍長職務。(三)自動辭去省府主席。劉湘答覆他：(一)保留三個師，照中央軍乙種編制：一師二旅、一旅二團。(二)總指揮、軍長名義，請中央核定。(三)省府主席是否辭職，係彼個人問題。

民國廿二年一月十二日，劉湘由自流井返回重慶，下令停支各軍作戰部隊臨時費用，撤銷「善後督辦行署」，戰事告一段落。

### 劉文輝一再遭挫敗

不料，劉文輝的低姿態妥協求和，只是虛幌一招的緩兵之計，暗中卻進行他把「朋友當仇人」的詭計。當川戰暫告一段落後，他於一月二十三日由新津赴成都，與鄧錫侯、田頌堯晤談，表示今後決定開誠合作，成都行政財政機關，由三人平均分配統轄，並各派一旅軍隊，交由向傳義主持的「軍警國聯合辦事處」指揮。以後劉文輝

駐新津、鄧錫侯駐潼縣，田頌堯駐三臺。如各軍將領因公進入成都的，所帶衛隊，不得超過一連。當經三人同意。可是，兩日後（一月廿五日），他卻自食前言，自率兵三個旅，進入成都，自稱本人是四川省府主席，應當駐在成都省城。

此時，田頌堯正為盤據川北南江、萬源、通江一帶的共軍，不斷的擴大戰亂加緊迎擊中，也未便為此與他決裂。經過一番激戰，田軍以三面夾擊的凌厲攻勢，於三月十九日克復南江，襲取巴峪關，將共軍趕回陝邊。劉存厚、楊森也抽調勁旅，協助兜剿，整個剿共戰事，已取得有利態勢。

然而，劉文輝並不以返回成都，保住省主席名位為滿足，竟然又於五月初，出兵兩旅，攻擊鄧錫侯防地，直逼溫江。中央據報，曾電令劉湘設法制止。但，劉文輝正在弦上的暗箭，已經發出，自然不聽勸止。儘管鄧部已經由溫江向郫縣撤退讓步；但他仍然於五月十三日繼續分兵四路，向郫縣、灌縣、新都、新繁進攻；另以一旅向資陽、樂山推進。鄧軍只好與他對抗，兩軍激戰於新都、廣漢、崇寧一帶。雙方傷亡頗大。田頌堯不得已，只好自剿共前線抽調勁旅，回師援救鄧錫侯。

共軍「紅四方面軍」乘此良好機會，於五月二十六日再襲佔南江，廿九日佔通江、巴中；建成「通、南、巴」根據地。六月二十二日，竟然又進陷儀隴、閬中、蒼溪、廣元。引起此後的無窮後患。

二十六日劉湘等高級將領，不能再等閒坐視

此一危疑局面繼續發展，乃由劉湘領銜，會同楊森、田頌堯、劉存厚、李家鈺、羅澤洲等人聯名通電，一面會師剿共，一面武裝制止劉文輝與鄧錫侯的戰鬪。

七月一日，劉湘訂出「安川剿共」整個計劃：先制裁省內的延長內爭迅速定亂，然後回師大舉撲滅共軍，發表潘文華、唐式遵、王纘緒、李家鈺、羅澤洲為一、二、三、四、五路總指揮，對劉文輝用兵。他自己也親赴隆昌督戰。

七月七日，國府特派劉湘為「四川剿共總司令」，並飭川軍悉歸節制。八日，劉文輝自動撤離成都，向新津、眉山、樂山集中。通電：「茲為顧全川局，貫徹初志，不忍省會陷於糜爛，請中央准予辭去省府主席暨民政廳長兼職，文輝躬率全軍，離開成都，移候中央處置，各方公判。」又擺出弱者求和的姿態。而隱伏不肯接受劉湘節制的含意。並且先已派人去南京，表示願往西康發展之意。當日午後，鄧錫侯部進入成都，維持治安。

七月廿二日，中央電令劉文輝交出三師軍隊，歸劉湘指揮參加剿共，其餘率往西康戍邊。劉文輝仍然悍不遵從。八月十三日，劉湘為免此事曠日持久，影響剿共；乃下令各軍向劉文輝部進攻。渡過涪江，進佔嘉定、眉州、新津、崇慶等處；劉文輝部將領，多望風歸順或棄械逃亡。倉惶後退的，也因糧食補給不繼，走投無路。迄廿六日，向劉湘投降，接受收編的有十一個旅之衆。

劉文輝的第廿四軍，只有殘部數千人，退入

川邊雅安一帶。爲了保存他的顏面，並派師長冷寅東到成都見劉湘，商議該部善後及防地問題。爲安定各方人心，劉湘應允與劉文輝聯名通電，雙方停止敵對行爲，協同出兵剿共。

九月十二日，劉湘在成都召集川中各將領會議，籌商全盤剿共策略。

一場集合衆志全力剿共的大戰已經箭在弦上，即將展開了。

### 五次整軍不如理想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四日，劉湘在成都正式就任「四川剿共總司令」職。次日即部署剿共軍事，兵分六路：

第一路：鄧錫侯的第十八軍，馳赴廣元、昭化、劍閣；進剿通、南、巴，阻止共軍西竄。

第二路：田頌堯的第十九軍，由蒼溪、閬中進剿通、南、巴，截阻共軍南竄。

第三路：李其相、羅澤洲兩個師，負責蓬安、南充方面，相機進剿，截阻共軍南竄。

第四路：楊森的第三十軍，負責廣安、岳池方面，相機進剿，截阻共軍南竄。

第五路：第二十一軍主力，總指揮王陵基，在開江，開縣集結，負責支援各方。（即總預備隊）

第六路：劉存厚的第二十三軍，負責達縣、渠縣方面，截阻共軍東竄。

各軍部署雖已完成，但其中尚存在若干問題

。根據入川監督劉湘就任剿共總司令職的何成藩返回漢口談稱：

四川共軍近甚猖獗，竄擾十二縣，縣城被陷者亦五六縣，軍隊因給養困難，地方亦微發殆盡，敵得乘機蔓延。此次劉總司令在蓉就職，各將領除劉存厚外，均在省城。對剿匪計劃已商定，最初計劃爲各軍出兵卅二旅，現決先出兵廿旅。剿共費用則擬籌四百萬元。現劉總司令之精銳部隊王陵基、范紹增等部已調集前方，敵勢不難稍殺。劉文輝部尚有七八千人，槍五六千枝。尚在雅安一帶，一時恐不易消滅。將留少數部隊，加以防守，聽其自生自滅，餘均抽出剿共。川局一般極凋敝，財政尤困難。目前剿共費用，最爲川局安危關頭。其他打破防區，統一財政，殊談不到。因各軍軍費擴充，而收入有限。徵論劉湘總司令尚未計議及此；即有此意向，此時各軍請其統一支配，恐亦難於實施。

十月廿一日，共軍以內線作戰方策，乘川軍尚未完成集中時，先發制人，各個擊破。突先集中軍力向達縣、宣漢猛攻，負責第六路的劉存厚逃出縣城，損失槍枝四五千枝，子彈百餘萬發，部隊也被截成數段。川東北人心震動。

劉湘據報後，立即調軍前往堵截，一面嚴催各軍依照預定計劃，迅速到達集中地點，開始總攻。一面由成都抵達重慶，就近指揮。

中央亦以劉存厚輕棄防地，將其撤職查辦，由該軍副軍長劉邦俊代理軍長。（劉存厚自此一

蹶不振）。

自十一月十一日，國軍第五路軍在開縣、開江擊敗共軍進攻，獲得大勝後，其他各路也有進展，到二十三年一月，已克復達縣、宣漢、營山、儀隴，共軍損傷頗重，國軍也有耗失，雙方都需要整補，首戰暫告一段落。

民國廿三年二月廿一日起，川軍開始第二次總攻，于三月廿二日，克復共軍根據地巴中，壓迫共軍主力於通江、達縣、宣義之間，將其包圍。四月六日起，再與第三次總攻，迄四月廿三日，又克復萬源、南江。如能將共軍最後的根據地通江再予攻克，則殘共不難肅清。於是，五月廿七日起，再開始第四次總攻。以克復通江，掃穴犁庭爲最後目標。六月廿一日克復通江，共軍向萬源移動。

共軍之所以放棄通江，向萬源移動，有他的陰謀，第一是避免堅守死拼，損失精銳；而以游動姿態，尋找川軍弱點，一舉突破。萬一事機不順，則竄擾川東，與在鄂西蠢動的賀龍部聯成一起，以圖再舉。

### 用劉神仙犯下大錯

此時，劉湘的舉措，有了差失。據說他聽信鄧錫侯與田頌堯的推薦，任用一個江湖術士劉從龍（外號劉神仙）爲「軍委會委員長」，付予指揮前線三軍的任務。

八月十日，共軍找到川軍弱點，專攻六路中實力最弱的劉邦俊部（即原劉存厚部），劉部稍作抵抗，即不支潰逃。並未通知五路的第二十一軍

。共軍乘勢直入，抄襲五路軍的後方，集中力量，四面夾擊，共主力廿一軍。廿一軍措手不及，節節敗退，損失人槍一萬四千，團長陣亡多達七八人。宣漢失守，達縣附近也淪為共區。劉湘命令「劉神仙」親赴前線督戰，他卻卜卦不靈，潛逃無踪。

五路、六路大敗，全線改取守勢，八月廿三日，劉湘以統御無方，則共受挫，通電辭去「四川剿共總司令」職。

當然，士氣受很大影響，共軍乘勢反撲，自八月廿八日起，通江、巴中又得而復失；三路李其相、羅澤洲，四路楊森部也受挫，退保營山、渠縣。尤其羅澤洲部損失較大，羅本人且以謊報軍情，望風奔逃，被中央下令革職查辦。

十月十四日，盤據贛南的朱德、毛澤東共軍撤離瑞金，突圍西竄。

劉湘在川軍各方敦促，及中央電令下，正式復職。他於十九日在成都召開會議，討論剿共軍事，他表示：「軍事方面，決定重新規劃，改弦更張，嚴申紀律，信賞必罰。對於作戰不力及擅行撤退部隊，一律按軍法懲治。」並且告訴大家，他將於短期內前往南京，晉謁蔣中正委員長，請示剿共事宜。

### 蔣委員長親自入川

他之所以晉京向蔣委員長請示剿共事宜，有其萬不得已的苦衷，也是事實的必然。

當徐向前、張國燾的共軍於民國廿一年多侵入川境時，川軍田頌堯、鄧錫侯曾電請中央，自

願負責清剿，拒絕胡宗南軍入川。一艘川軍也有「四川的事，四川人解決」的想法。可是，兩年以來，先有劉文輝的內鬨，好不容易平定了，共軍已坐大。繼而傾全力圍剿，多次總攻，只能維持互有勝負的局面。此其間，達縣、宣漢，失而復得；通江、南江、巴中，竟然再克再失，無法澈底掃除。而歷時已久，人民負擔過重，經費感到困難。軍隊素質不齊，缺乏參謀素養；久戰疲勞；亟待整頓補充，重新編制訓練。再，對收復地區，撫輯難民，政治善後，也須模仿贛鄂各省的成規。凡此種種，都不是四川一省自己能解決得了的事。所以，他的進京請示，要求由中央來統籌辦理，是非常明智的舉動，也是解決川省問題的惟一辦法。

他於十一月廿日抵京，停留十日，晉謁蔣委員長與中央黨政軍要員，商妥解決川局的辦法。十二月十九日，他回到重慶，招待記者，報告此行結果：

「四川剿共軍事、省政、財政各問題，均與中央商定辦法。如中央軍入川協剿，改組省府，補助財政，整理金融諸端，將逐漸進行。竄湖贛共軍，決由中央軍負責清剿。此次入京印象甚佳，蔣委員長責任繁鉅，極堪欽佩。渠倡導新生活運動以來，中央政府頗富生氣，各省政治亦逐漸走上軌道。惟我國在國際間處境極難，須全國國民共同努力，中華民族庶能復興」。

民國廿四年一月，「軍委會南昌行營參謀團」由賀國光主任率領抵達重慶，督導四川剿共事宜。二月十日，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劉湘兼

任省主席。川中各軍也先後宣言打破防區積習，交出軍政財經大權。各軍軍費，自三月起，由「四川善後督辦」統籌核發，各方面氣象一新。

在此期間，已經進抵貴州省的朱毛共軍，於一月五日渡過烏江後，十日進據梓潼。有進犯川南，與川北的「紅四軍」呼應聯合的趨勢。蔣委員長電令「四川剿共司令部」，以有力部隊進軍川南，相機入黔北堵截共軍。劉湘奉命後，特組設「四川南路剿共總指揮部」，以潘文華為總指揮，分兵三路，總共出兵十個旅。

因為準備充份，又根據與川北共軍戰鬪的累積經驗，對進至川黔邊境的朱毛共軍，採用「敵進亦進，敵疲則擊，使其無休息閒暇」的戰法，戰鬪到一月廿八日獲得大勝，將該股共軍逐出土城，紛向古藺、敘永潰逃。再被預置在該地區的川軍兩個旅扼險堵截，並予包圍。可惜二月一、二兩天，大雨濃霧，道路溼泥；加以沿邊各地，山深林密，攔截部隊，轉移緩慢。以致被其乘機鑽穴漏網，竄入滇境。

三月二日，蔣委員長抵達重慶，宣示來川目的，除督剿殘共外；要以全力協助劉湘建設四川。使四川同胞轉禍為福，為國家確立復興的堅固基礎。

竄入滇境的朱毛共軍，受到滇軍的截擊，又竄回黔境，貴陽受到威脅。蔣委員長乃於三月廿三日飛赴貴陽，指揮圍剿部署。

當一、二月間朱毛共軍自贛南突圍，流竄到川黔邊境時，川北的「紅四軍」共軍，即有南下重慶，與其合流的企圖。首先進犯嘉陵江。但，

中央軍胡宗南部已由陝南奉調入川，在廣元、昭化一帶備防，防截共軍北竄、西竄。昭化以下，劍閣、蒼溪、閬中、南部、蓬安、南充、武勝、合江至江北沿岸，則由川軍一至五路軍負責防守。共軍多次進犯，均被擊退。

三月，南北兩股共軍，知道在四川東南合流不可能。於是改在川北西康邊境，而以北川為預定目標區。廿八日，「紅四軍」傾全力突破閬中、南部之間的田頌堯防地，搶渡嘉陵江；此後並經北川、平武等縣，竄據茂縣、汶川、理番一帶，待機北竄川康邊境的朱毛共軍合流。

四月二日，蔣委員長以田頌堯的第十九軍「防守不嚴，被共軍突破嘉陵江，繼復作戰不力，蒼溪、閬中、南部亦竟先後撤退。棄藩籬而不守，陷人民於塗炭，實屬玩忽命令，貽害地方」，手令將田頌堯撤職查辦，由孫震暫率第十九軍，戴罪圖功。（田頌堯因此一蹶不振）

四月三日，國府明令晉任劉湘為陸軍二級上將，八日，全部收復川北共軍老巢：「通、南、巴」地區。中央軍也陸續入川，開赴前方協剿。

### 整軍經武訓練幹部

朱毛共軍與「紅四軍」取得在川康邊境合流的默契後，於民國廿四年五月三日渡過金沙江。劉文輝部僅在通安稍作抵抗，即退往會理。蔣委員長命令劉文輝固守會理、西昌待援；一面令中央軍薛岳部急渡金沙江，追擊殘共；準備在金沙江與大渡河之間，將朱毛共軍徹底圍殲。

薛岳部奉命趕到金沙江邊，因為水流湍急，

渡河器材不足，難供大軍急需。延到十六日，才陸續渡河完畢。而劉文輝竟然不顧統帥命令，不但並未固守會理、西昌；甚至一直撤退到大渡河以北，形勢上是隔河對峙。可是當共軍進到大渡河的惟一渡口時，劉文輝部的賴執中營長，突然陣前倒戈；使共軍不費吹灰之力，於五月下旬順利渡過被稱為天險的大渡河。（清朝太平軍石達開就是無法渡過大渡河，失敗被擒的）向北進攻漢源、榮經、滄定，川西震動。

五月廿日，劉湘自重慶飛抵成都，當在廣漢召開軍事會議，對清剿川西殘共，作出具體決定。廿六日，蔣委員長也親臨成都，坐鎮指揮督剿事宜。

川軍各部，過去原多缺額，經過一兩年的剿共作戰，損耗員額亦多；以致各部報領經費的員額，很難確實。而當時的四川財政情形，殊難負擔此鉅額軍費。所以，蔣委員長此次來成都後，即於六月五日召集川軍將領，提示：「剿共與整軍的要道」。他說：

「現在我們剿不了共軍，並不是共軍怎樣利害，完全是因為我們自己的軍隊不健全。今後我們如果不趕快想辦法來整理軍隊，我敢斷言，不僅共軍不能澈底剿滅；而且四川的政府及地方上一切事業，都無從着手改良。建設新四川，將成爲一句空洞口號。四川四千七百萬人民的痛苦，必定無法挽救；各位將領自己也必不能成功立業。」

「講到整理四川的軍隊，第一件根本的事情，就是先要裁兵。我看現在四川兵額之

多，部隊之雜，至少要裁去半數之上，然後才可以談到整理。

「兵在精不在多，古今中外無數的事實可以證明，我們今後整理軍隊，絕對要重質不重量，絕對不必求單位多，而要求每一單位內容充實，力量足夠。……惟有裁減兵額，縮編單位，然後方能充實內容，改良素質，才是增加戰鬥力的惟一辦法。」

他的這番話，使聽訓的各將領，深受感動。隨即着手進行軍隊調編工作。廿日，第一期整編開始：要點為核實名額（先剔除不實），裁汰老弱，大約各部平均裁減員額三分之一。空額兵員，駢枝機關部隊，也酌予裁併。被裁軍官，選擇學識優良的，集中訓練，爲國儲才。

除了整軍，就是行政、經濟。劉湘於六月廿二日，宣示「四川省政府民國廿四年度（廿四年七月至廿五年六月）施政綱要」，從民政、財政、建設、教育、保安各方面提出具體辦法。

六月卅日，中央以協助四川剿共與建設，特公佈發行「民國廿四年四川善後公債」七千萬元，以財政金融予以挹注。

四川省政府自二月在重慶成立，後以軍事故治重心逐漸西移，乃於七月十三日遷往成都，並成立「財政整理委員會」訂出辦法，切實整理四川財政。因過去軍費龐大，債務日增，如此時遽然將國家與地方的收支劃分，事實上有很大困難。所以暫採用「混合預算」制度。即川省的國稅和省稅，均作爲省預算收入；由重慶中央銀行設立「國省聯合金庫」，並由「軍委會委員長行營

「設立「駐川財政監理處」，監督預算的執行。爲調訓川滇黔各地軍事幹部、行政人員及團警幹部，中央在峨嵋縣報國寺創辦「峨嵋軍官訓練團」，由蔣委員長自兼團長，劉湘兼副團長。八月四日開學，九月結束，共辦兩期，八月十一日，蔣委員長蒞臨訓話，有謂：

「辛亥革命，發端於四川（因抗議清廷「鐵道國有」辦法，而發起的群衆運動）。四川既爲革命的發祥地，就應該做革命的永久根據地。革命之花，既由四川而放，亦要由四川來收革命最後成功之果。」

勉勵之餘，復親自講授「總理遺教六講」，諄諄訓誨，循循善誘，對四川軍政幹部的變化氣質，關係極大；也直接影響到此後抗日時期的精誠團結。

在川康邊陲會合的共軍，受胡宗南、孫震、李家鈺、鄧錫侯、楊森等部的包圍，時有激戰。而松藩、懋功地區，山險水急，地方瘠瘠，居民稀少，給養困難；共軍無法長此停留。同時，共產國際也指使他們北上，接近蒙疆，好接受俄共補給。於是，九月中旬，毛澤東率其一、三兩軍團，由毛兒蓋北竄隴南。朱德則與「紅四方面軍」部份，仍留松、懋等地，實施張國燾主張的「暫時南進計劃」，南下川西的天全、蘆山一帶，補充給養，度過寒冬後，第二年春天再次北上。

### 任第六路軍總司令

劉湘此時，深感川省政治軍事，集於一身，責重事繁，勢難兼顧；同時也體認到做一個真正

的領導者，必須開闊胸襟，於是於十月二日請辭第廿一軍軍長兼職。

中央以川省的共軍禍患已大部清除，而廿一軍所轄部隊有十幾個師之多，也應該重新編配，於是，准他辭去軍長兼職，將劉湘所統轄軍隊，分編成三個軍，發表唐式遵爲廿一軍長，潘文華爲廿三軍長，王績緒爲四十四軍長。

十二月廿日，川軍第一期整編完成：

(一)「四川善後督辦公署」直轄部隊：原有廿一軍的一百六十餘團，除縮減外，編爲三個軍：廿一、廿三、四十四。共××個師。

(二)廿軍楊森部共編爲三個師（七旅）

(三)廿四軍劉文輝部共編爲三個師（七旅）

(四)四十一軍孫震部共編爲三個師（八旅）

(五)四十五軍鄧錫侯部共編爲五個師

(六)一〇四師李家鈺部共編爲三個旅。

(七)新編廿三師羅澤洲部共編爲兩個旅。

十一月一日，軍事委員會在重慶成立「委員長行營」，由顧祝同爲主任，賀國光爲參謀長，楊永泰爲秘書長，督導川中軍事。

十一月二日，劉湘赴邛崃督剿南嶺丹巴、懋功、寶興等地的「紅四方面軍」共軍。指揮廿一、廿三、四十四軍，配合在川空軍，痛加剿辦；共軍也頑強抵抗。經過多日激烈戰鬥，加上中央軍薛岳、周渾元部的追跡壓迫，共軍被迫放棄「南下計劃」冒險翻越大雪山，到達糧食比較充足

的道孚、爐霍、甘孜地區過多、整補。與共軍隔一座「折多山」的劉文輝部，卻只保持對峙警戒，未能適時配合進剿。劉湘延到十二月廿七日，才由邛崃返回成都。

民國廿五年六月初，原來在湘西、鄂西活動的共軍賀龍、蕭克部也滲透到懋功附近，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向陝甘北竄，實施其「西進計劃」，企圖經河西走廊，前往新疆。川、康、滇、黔數省的共患，至此肅清。劉湘即積極着手清鄉、整軍、救災、建設等善後事宜。

十一月十九日，國府明令撤銷「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四川剿共總司令部」，特派劉湘爲「川康綏靖主任」，十二月八日，再特派劉湘爲「第六路軍總司令」。

### 西安事變受疑觀望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發生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劫持蔣中正委員長，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對日抗戰」。並且通電全國。

劉湘正在原籍四川大邑調養胃病。得到上海劉航琛的急電，即於十三日電令劉航琛進京，代表他向孔副院長祥熙及軍政部長何應欽陳述建議三點：

一、竭盡所能，營救領袖出險，非到萬不得已時不可用兵。

二、需要各方努力，在領袖未出險前，加倍擁護中央政府。如因領袖遭遇事變，而致全國分崩離析；領袖脫險後收拾時，亦將事倍功半。

三、兵雖不可即用，但仍應積極備戰；並使張揚知悉中央軍從河南、四川軍從陝西向關中作戰之決心。

十四日，他由大邑趕回成都，十六日召集重要將領會商（劉航琛也由上海趕回成都）討論以出兵行動來表明擁戴領袖的立場。大家對政治立場支持中央與領袖，沒有異議；但對出兵有不同意見。認為：向陝南進軍，地形、交通問題大，勢必曠日持久，緩不濟急。如經長江順流而下，到湖北轉向河南，又恐怕引起外間疑慮。因此沒有結論。於是，只以劉湘名義發一通電，呼籲營救蔣委員長，伸張正義。十八日，再發出通電，提出四項辦法：

一、望各省軍政同仁，團結一致，極力擁護中央，以求國家之完整。

二、望各省軍政同仁，團結力量，排除萬難，在公共擁戴之中央領導下，冒百死以禦外侮。

三、望各省軍政同仁，以政治贊翊中樞，穩定全局，促成和平解決之辦法，以保全禦侮救國之實力，以維我國家民族之生存。

四、望中樞當局，各省同仁，速謀有效之方，促劫持者之覺悟，恢復領袖之自由，俾得繼續行使職權，以完成抗敵救亡工作。

延遲到廿日，才由川軍高級將領鄧錫侯、劉文輝、孫震、李家鈺、唐式遵、王縉緒、潘文華等聯名擁護劉湘對西安事變所提各項主張；並致電張學良、楊虎城，促使他們迅即覺悟，恢復領袖自由。

此其間，劉航琛又向劉湘建議：

「四川只宜與中央結好聯絡，結果當然有益而無害。那麼對於省內若干中央之設施，應該照常進行，比如成都的軍官學校，蔣先生是校長，你是校務委員，應該立即為蔣先生負起責任，直到蔣先生出來為止。對於憲兵團，你是善後督辦，他們的行動應當照常，不可有絲毫混亂，對於黨部，你是中央委員，蔣先生被劫持時間，應該自己負起主持的責任。」

可是，當劉湘正準備接收上述各中央機關時，蔣委員長於十二月廿五日脫險離陝，廿六日安全返京。

由於劉湘兩次通電，都沒有斥責張、楊以下叛上，以及贊同中央討伐，誓為後盾的表示；也沒有依照最初向孔副院長和何部長表示利用四川出兵，對叛軍施加壓力的行動。甚至還有接收中央軍、黨機構的準備。在有有心人的揣測傳播之下，謠言紛紛，都責難劉湘「意存觀望」。

### 徹底改革接受統轄

當時，不滿中央的「人民陣線」組織，以「攻擊政府不抗日，專打內戰」為利器，為反對而反對的想從中獲致利益。於是在惟恐「天下不亂」的心態之下，利用此一情勢，大加造謠挑撥，於是引起川軍與駐川中央軍之間的誤會，竟致相互戒備。

中央方面，自西安事變後，覺得全民抗日，是股浪潮，不能再延緩了。當然需要從各方面積

極準備。剿共軍事，已經告一段落。那麼，四川尚有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軍隊的再精簡整編，增強戰力，納入軍委會的指揮系統（所謂軍隊國家化），軍事教育、航空、空軍、兵工廠、海軍艦艇也應該納入國軍系統，由中央接辦管轄。

因為有這些因素，而且謠言越傳越離譜，甚至說川軍要造反，中央軍已經準備開火了。劉湘還是深明大義的，乃即於民國廿六年三月派省府秘書長鄧漢祥、建設廳長盧作孚和劉航琛（處長），代表他晉京向蔣委員長報告他擁護領袖服從中央的立場，行營參謀長賀國光也參與協調疏解。得到蔣委員長的諒解，叫他們軍事方面與何應欽討論，政治方面和張群討論。初步決定川軍由原有的五十萬人裁減為四十萬人。空軍、兵工廠交由中央統籌辦理等大原則。

四月五日，賀國光由南京返重慶，發表書面談話，說明入京報告川康軍政情況及與何部長會商中央與地方進一步精誠團結，提出的六項辦法，已由盧作孚先行返回成都，對劉湘詳加解說，並已覆電表示接受：（電文云：「盧廳長面詳，委座德意，感戴不已，所有何部長提出六項辦法，概行遵辦」。）十四日，賀再親赴成都，與劉湘當面懇切商談，一切成爲定局。（待續）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